

家有文化猫

□兴化 潘建

有对联曰“猫肥家润书画添香，布衣饭食可乐终身”。此言大养我心。

我家可爱的文化猫，是一只英短银渐层猫。

头大且滚圆的脑袋上长得酷似老虎的脸形，胖墩墩肉嘟嘟的浑圆身段，看起来既虎头虎脑，又呆头呆脑。故，取名呆宝。

白天，呆宝是深藏不露的懒猫。它有时蜷在一个瓷花盆里，有时趴在用吸盘固定在阳台玻璃上的吊床上，或者躺在棕色的榻榻米沙发上。这时候你别喊它玩，即使再三邀请，“盛情难却”下，它最多用毛茸茸的尾巴虚晃几下算作回应。它不动声色，恹恹的，无欲无求的，一切都看开了的样子。

晚上，当我打开台灯、捧出砚台、倒入墨汁、架起毛笔、铺上宣纸的刹那间，呆宝会悄然无声地一个轻功便跳上书桌，先漫不经心在砚台边嗅了嗅，似乎闻出了一缕缕浓墨清香；后淡泊的眼神环视一下纸和笔，查一查“文房四宝”一样都不少；再转身一屁股坐在宣纸前，抬起它那大头大腮的“虎萌脸”仰视着我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在呆宝静候的目光注视下，我便拿起毛笔，蘸上墨汁，雪白的宣纸上刚露出黑黑的一笔的瞬间，呆宝会迅即挪动肥胖的身子，卷起四只粗壮的短腿，整

个身子蹲趴在书桌上，滚圆的脑袋搁在宣纸前，一双黄绿色的眼眸里，炯炯有神的眼球随着笔尖和笔杆的上下左右挥摆而滑动，表情凝重且专注，俨然一副“铁面无私”的监督员神态。

刚书写完一个字，蘸墨来写另一个字之时，有时，呆宝会突然伸出那只咖啡色的脚丫，直接爪指墨迹未干的字，宣纸上便很快留下一串墨渍模糊不清的“梅花脚印”，眼见作品被这样“踩踏”，我怒火上升三丈高，欲挥笔抽“打”教训一下，爱人一旁却笑得流泪，还护短诡辩道：字写得不好，呆宝帮你指正，还怪罪我家的宝贝，你该有点文化修养吧！听了此言，我哭笑不得。

既然这样，我听从夫人的建议，每完成一幅作品，便把宣纸竖起来，好让我家的文化猫专心地欣赏书法大作。宝贝呆呆地盯着看，一脸似懂非懂、憨厚可爱的样子，惹得全家人哄堂大笑。

最搞笑的是，有时趁我转身去挂书法作品之空隙，呆宝立即转头伸到笔洗盆子里，舌头不停地发出“啧、啧、啧”的响声，正有滋有味地舔墨汁水，嘴套和颊毛都沾湿了墨水，搞得满嘴黑乎乎的。见此景，爱人也乐了，边用力按着宝贝的头擦干嘴上的墨水，边笑嘻嘻地对着呆宝嘲讽了几句：肚子里没

“墨水”，喝了就真成了文化猫么？此言一出，女儿也笑到肚子痛。

是骡子是马，牵出来遛遛就知道了。于是乎，我一手按着呆宝的身子，一手抓着长长的猫尾巴，把银灰色的毛尖伸进砚台，蘸上浓浓的墨汁，准备创作一幅前无古人的狂“猫草”之时，呆宝惊恐地使出超乎想象的“呆”劲，一下子从我手中挣脱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当晚，即便用尽猫粮、猫零食诱惑手段，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，上演了一场活生生的“叶公好龙”的闹剧。

那天晚上，书房里的昙花开放了，像一盏精致的宫灯似的花苞，张开了洁白的小口，花筒慢慢翘起，紫色的外衣慢慢打开，微风一吹，水莲似的白色花瓣相互拥着。呆宝蹲在那里，歪着脑袋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花儿。

呆宝全神贯注地看花的神态，我在想：是赏花？难道呆宝真是一只懂艺术的文化猫？

或许呆宝也在窃想：喊，你们就凭想当然地猜吧，使劲发挥你们的想象力，真好笑，其实我哪是赏花？我是把那些花瓣当成是真蝴蝶了，我想等她们下来一起玩呢。

岁月静好，书画添香，不要等时光老去，从猫的眼睛里读取时间。家有文化猫，更增添了多姿多彩的生活料理。

喝茶

□南京 南星

爱喝茶，是从娶了个商南妻子开始的。

我的故乡不是产茶的佳处。但妻子的娘家商南县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土壤肥沃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是产茶的好地方。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造就了商南茶“香高、味浓、耐泡”的独特品质，外形细嫩显毫，具有嫩栗香、滋味醇厚、叶底黄绿明亮。与省内名茶“汉水银枝”“秦巴雾毫”“紫阳毛尖”齐名。

记得第一次去妻家，喝的那杯茶，飘香四溢、透心沁脾，霎时间我就爱上了商南茶。

自那以后，我就整天喝着那香

如幽兰的商南茶，一日也离不开她。

结婚后，妻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捏一小撮商南茶叶放入玻璃杯中，加上开水。然后去洗漱，等洗漱完毕，原先干瘪的茶叶饱吸了水分，已完全舒展开来，泛出碧绿的成色，在水中悬着，缓缓地摆动……

每每滚烫的水刚一倒进杯子，原来那些干巴巴的茶叶仿佛一下子有了生命，如蝴蝶在水中翩翩起舞。原先卷曲的叶子渐渐舒展开来，透过水，可以看见它们暗暗的叶脉，水面上的泡沫消散了。漂起的茶叶伸展着，伸展着，然后一片跟着一片慢慢地沉下来。茶叶落到杯底后，有的还会一直竖立着，

随着水的波动而轻轻摇曳。杯底也渐渐泛起了一片烟黄。这烟黄的颜色越来越浓，弥漫开来，染透了整个一杯水。茶刚泡好，人未喝心已经醉了。

这时，妻会打开音乐和我一起在阳台上静坐，喝着茶谈天。间或俯首杯中，茶叶浮沉缠绵于橙青茶水间。通透的叶子尽展，醇厚而甘苦流连于唇齿之间，一种惬意油然而生。

每天早上喝茶，已成了我们的一种习惯。十多年来的喝茶，使我懂得，一盏清茶就是我们五彩斑斓的生活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轻轻地捧起杯子，深深地吻了吻这世间最美的茶。

邂逅少年邮局

□南京 陈哲思

去年十月，偷得几日闲，我去了一趟杭州。在去西湖游览的路上，偶遇了一家特别的邮局——西湖少年邮局。对于我这个集邮爱好者来说真是喜出望外。这家邮局设在保俶路72号。都说杭州西湖有二十景，在这里，我看到了第二十一景。

迎接我的是一位瘦瘦的小男生，四年级的模样，他戴着礼仪绶带，皮肤有点黑，头发短短的，眼睛亮亮的，很精神。他彬彬有礼地带我进大厅，请我入座稍等，转身又去迎接下一位客人，脚步是那么自信和快乐。

少年邮局的业务窗口前已经围满了集邮爱好者，他们都被杭州丰富的纪念邮戳深深吸引住了。窗口内是一位扎着小马尾辫的女同学，抿着好看的嘴角，正不急不忙地、一丝不苟地为大家办理邮政业务，收费、贴票、盖戳。一气呵成。

有一位清瘦的老先生站在一旁，含着笑，慈祥地看着在各个岗位上忙碌的孩子们。老先生见我

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邮戳收集册，立刻就知道遇到知音了，便与我亲切地交谈起来。原来，他是一位退休教师，准确地说，他是一位退而不休的教师，他就是这个西湖少年邮局资深的指导老师，多年来一直默默地做着这份工作。

老先生说，孩子们所在的小学设有“集邮班”，同学们每周日都会到这边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这是“集邮班”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。

开展这样的“校外课堂”，就是希望孩子们在服务社会当中不断拓宽视野、检验学习成果。老先生还悄悄告诉我，迎宾的那个男同学之前在班上可调皮了，做作业总是丢三落四，可来到这里以后变了，判若两人，他说他爱骑自行车，他的梦想是先当邮递员送信，再当邮局的局长管人。

更让我敬佩的是，在节假日，学校还会组织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走“邮路”，探访邮票里的古镇名城、万水千山，带着邮票去旅行。讲到这里，老先生拿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向

我展示了他们这些年“最美中国行”的照片。一帧帧精美的画面，就是少年邮局的孩子们成长的足迹。

在这家邮局，我收获满满，得到了四十三枚精美的纪念邮戳，而且这些邮戳都是“小邮政服务员”给我盖上的。临别时，老先生请那位迎宾的男同学递给我一个精致的小礼物——杭州西湖少年邮局特制的邮戳卡片。

从世界上诞生第一枚邮票“黑便士”开始，集邮文化已风行了两个多世纪。当人类进入了21世纪，随着通讯工具的改变，到邮局寄信的人大大减少了，但是喜爱邮政文化的，仍然大有人在。

小小邮票，包罗万象。邮票至今还是各个国家的文化名片，受到世界集邮爱好者的欢迎。老师们是有远见的、是用心的，将“邮政”作为一门课，把文化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的心中。因为，集邮——收集的是历史，书写的是未来。

少年邮局，就是西湖边上一颗小小的文化明珠。

那年七夕

□河北石家庄 刘明礼

1988年8月18日，农历七月初七。这是我与妻子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夕节，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当时，我在驻安徽某部当排长，妻子在河北老家，夫妻相隔千里，常年两地分居。

我俩是在这年春节之前结的婚，一个月短暂的婚假后就天各一方，过起了“牛郎织女”的生活。一年一度的探亲假，我安排在了暑期。乘火车，倒汽车，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，8月16日下午，我冒着倾盆大雨，踩着一路泥泞，回到了阔别的家。

父母思儿，儿想爹娘，自是有说不完的话。望着妻子隆起的肚子，将为人父的喜悦更是无以言表。第二天，我和妻子冒着淅沥的小雨，赶到5公里地外的岳父家，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在一起拉着家常包饺子。饺子出锅，岳父打开一瓶陈年老酒，正要开始喝，这时村干部来了。原来接上级通知，滹沱河上游的两座水库要提闸放水，村里安排妻弟和村里的青壮男子们一道前往护堤。

我心中倏地便是一紧：前段时间安徽已经下了好几天雨。头天晚上的新闻里说，长江、淮河、嫩江、松花江都出现了汛情。军人的职业敏感和使命告诉我，随时可能要归队！我盘算着，明天无论如何要带妻子到医院做个检查；晚上，如果是晴天，陪她看月亮、看银河、看牛郎挑着一双儿女与织女鹊桥相会……

电闪雷鸣中，天很快黑下来。村干部又来了，这次是送加急电

报，收报人是我。内容只寥寥四字：“火速归队”！我手里攥着电报，呆呆地愣在了那。妻子二话没说，开始回屋给我收拾行李。她转身的那一瞬，我看到两行滚烫的热泪，已挂满她的脸庞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我懂；作为军人的妻子，她也懂！

第二天，七夕。早上，我背起行囊，坐上岳父的自行车。妻子也推起自行车跟在后面。我让她回去，可她笑呵呵地说：“没事，和爹做伴，送你到车站。”我看出来，她笑得很不自然。

到了滹沱河大堤，堤内的洪水已漫过路面，无法骑行，她只能止步。我从岳父的自行车上下来，简单拥抱了一下妻子。

依依惜别，我和岳父推上自行车，趁着齐腰深的河水，赶往县城的车站。妻子的身影，渐渐模糊出视线。

这个七夕，没有月亮，看不到银河，牛郎和织女都难以隔河相望；我和妻子，没有团聚，泪别滹沱河大堤，暗许那一生一世朝朝暮暮的相守！

归队后，我和战友们奔赴淮河大堤，连续多日严防死守，确保了淮河蚌埠段的安然无恙。

从军30载，夫妻分居10年，我和妻子没在一起过过一个像样的七夕。2013年，我从部队光荣退休，之后的每个七夕，我都会陪妻子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，陪她去看场电影或逛逛街，向她说声“老婆，我爱你！”

第一次赶海

□湖北武汉 柯胜英

夏日的海滩最让我迷恋的是赶海。以前，是在电视里看见过渔民赶海，这次到石岛，能亲自体验，自然兴奋不已。

午后的阳光炙热，烤得石板路烫脚，透过堤岸浓密的树丛，向远方眺望：好家伙，滩涂深处，浅水里，依稀可见密密麻麻全是弓着腰的“虾”，和横向移动的“蟹”，还有披着斗篷的“贝”。

走下海滩，原来那些全是赶海的人，他们正顶着烈日埋头苦干哩。来这儿赶海的游客特别多，使用着十八般兵器。姑娘们喜欢拿个小钉耙，蹲在泥沙里刨坑，快速地挑选泥沙中的小海螺。小伙子们劲大，拿着铁锹，在靠近堤岸的乱石堆，把石头翻个底朝天，捉螃蟹。

有些内行的妇女，持一把尖刀，一个个礁石瞧，寻找粘连在礁石上的贝壳，她们一刀下去撬碎外壳，再一刀挑出贝肉，技术娴熟，一看就知道是老手。

当地的渔民则不同，打着一把猪八戒的大钉耙，足有二三十斤重，钉齿后方焊着一个铁笼，往海水里走。滩涂外走来一个黑汉子，手提沙和尚的月亮铲，凡经过他认为有海鲜的地方就是一铲。

我除了拎个小塑料桶，啥工具

也没有，当时只是想在滩涂上随便捡些零星的小海货，没料到这些大海里的小精灵会跟人玩捉迷藏，躲在泥沙下和石缝里。不经过一番观察和苦干加巧干，这趟赶海就白来了。

我打算赤手空拳去抓蟹，一脚踩在海苔上，吱溜一滑，小腿被石头上粘附的碎壳片划出了几道口子，鲜血外冒，只好返回堤上。

“捡点海鲜咋这么难？”我自语道。

“当然难，不付出劳动，大海会白给你？”站在旁边的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对我说。“诗人向往田园生活，游人羡慕渔民赶海，那都是一时兴起，哪里知道人家的辛苦。”

但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吧。望着沙滩上被海浪冲上来的青油油的绿色植物，我问眼镜先生，那是啥？

他说：“那叫海菖蒲，薄薄绿绿的，有点像菖蒲叶，是一种野生海藻，冬季长生，春季鲜嫩，煲汤或炒鸡蛋可好吃了，不过，现在这个季节吃它有些老。”我却不管它的老与嫩，反正是能吃的海产品，决定去捡一桶，也算是这趟赶海有了收获。

细细想来，其实赶海是一种艰辛的付出，付出之后才是生活的乐趣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24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